

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基于铜仁市马岩村和云舍村舀纸工艺^①的调查与思考

龚兴¹,刘剑²,张小路²,任宏卿²

(1. 乾锦律师事务所,贵州 铜仁 554300;2. 铜仁学院 法律与政史系,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近年来,我国掀起了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各级职能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舀纸工艺作为一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何契合文化发展与改革的总体趋势和基本要求,把握主线,突出特色,加强其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是一个迫切而持续的过程。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4-0122-04

我国是拥有四千多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华夏文化,其中不乏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审美情趣,展现了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创造力,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主要包括: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体育和游艺;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炫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在当前加强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对我们国家优秀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有效保护与创新发展,以此,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提升国家竞争的软实力。

近几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2005年我国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工作中,现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2006年至2011年的5年间,国务院共批准文化部确定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和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311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伴而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确定,从2007年开始,我们国家先后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名单,共计1488名。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国家还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法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的实施必将有力的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暂新的阶段。

一、少数民族舀纸工艺的现状及其保护意义

马岩村和云舍村是黔东南地区的两个土家族聚居村落,民俗文化浓重,造纸历史悠久,造纸文化积淀深厚,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显著。舀纸,实为造纸的一种乡土表达形式,土家居民称之为“舀纸”,生产出来的纸张叫做“迷信纸”,主要用于祭祀、丧葬、庙会等活动或场所,过去还曾一度用于书写和妇女使用。马岩村和云舍村的舀纸工艺和设备保存较为完整,但当前也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没落状态。因此,讨论土家居民的造纸工艺发展状况,对于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一定代表性。

舀纸工艺是土家居民世代相承,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土家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土家文化的典型集中体现,也是黔东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岩村和云舍村的舀纸工艺源远流长,对于其起源,当地土家居民普遍认为和认可是他们的祖先拜蔡伦为师习得造纸一技,并以此为豪而广为传颂。当然,我们探讨的是这种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对于其起源我们大可不必追究其详细,故不给予重笔。舀纸工艺萌生于乡土,成长于乡土,长时间的积淀使这种工艺具有了文化、科学、历史、美学、经济和社会价值。对舀纸工艺自身固有的价值进行保护和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敬仰,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收稿日期:2013-09-01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遗产保护研究”(12DXS017)。

作者简介:龚兴(1974-),男,贵州铜仁人,大学本科(法学学士),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主要从事刑事、民事案件的研究。

与发扬,不仅可以让祖先创造的这笔宝贵财富在黔东大地上永恒耀眼,同时还是土家文化走出贵州、走向中国,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突破口。

二、舀纸工艺的运行现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马岩村和云舍村在发展本土经济的同时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生产及生活方式,使舀纸工艺这类有形而又源远流长的代表土家居民生产习性的文化遗产在不同程度受到影响甚至创伤。

首先,舀纸从业人员减少,舀纸工艺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不容乐观。近年来,面对打工经济的兴起,地方工业的多元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加之舀纸工艺自身存在的发展弊端,从事舀纸工艺的人员越来越少。《铜仁市志》载:“康熙十二年(1673)境内有造纸户200余户,手工操作生产火纸。”“1947年,铜仁有手工造纸243户,从业者300余人,年产各类纸935吨。”“1957年全县有135户386人造纸,年产198吨。”“进入70年代,随着机械造纸的发展,土纸生产逐渐被专业造纸厂家淘汰,只有农村少数农户生产土纸,产量小。1976年产土纸55吨。”“1986年造纸从业农户87户,从业者135人,年产土纸48吨。”从以上列举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造纸从业农户,还是从业者,建国后手工造纸业都明显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与康熙年间相比,这种趋势则更为显著。从笔者对两个土家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也表明,传统手工造纸业已基本退出地方经济舞台,舀纸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造纸场地和设备废弃严重,手工造纸业的衰落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据实地调查,马岩村的黄腊溪过去造纸规模宏大,在1000余米的河沟里有碾坊11个,鲜塘85个,面积最大的鲜塘群为35个,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可见过去黄腊溪的手工造纸业已是相当兴盛。然而,那种兴盛已成为历史,目前尚在正常使用的碾坊仅有2个,鲜塘9个,80%以上的碾坊和鲜塘已经废弃。同样,云舍村于1999年新建舀纸坊52个,后来毁掉了4个,目前剩下48个,而尚在使用的仅有3个,而且是断断续续作业,大部份舀纸坊成了堆积柴禾的场所,分布最为集中的107个鲜塘中几乎全部废弃,或长满杂草,或装满污水。一系列的数据均表明:马岩村和云舍村舀纸工艺的保护与传统面临深沉危机。

三、舀纸工艺的保护与传承

在文化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当下,新一轮西

部大开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以及国发“2号”文件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这无疑为舀纸工艺的保护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面对机遇,如何促进舀纸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亟待思考 and 解决。

(一)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遗是当前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利用所开展的主要措施。马岩村和云舍村的传统舀纸工艺作为黔东北,甚至整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一个层面,对其进行申遗保护应是无可厚非的,从身份上对其进行认可和肯定,为其保护与发展划上一条红线。地方文化部门应对该区域的舀纸工艺进行全面普查,真实记录,编制保护和发展方案,成立申遗工作组,全面负责舀纸工艺的申遗保护工作,将舀纸工艺的申遗工作纳入地方文化部门的常规工作中,让舀纸工艺的申遗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建立露天博物馆

2011年,贵州省最大的露天博物馆在印江县合水镇落成,这是一个以土法造纸工艺为主题的露天博物馆,旨在加强古法造纸的保护与传承。马岩村和云舍村均为铜仁市乡村旅游规划点,对于其舀纸工艺的保护可参照印江县合水镇建立的露天博物馆,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科学规划,统筹资金,统一落实,以保护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为宗旨,通过这种定格式的保护模式将传统舀纸工艺结合当地旅游产业进行发展,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实现传统舀纸工艺的活态传承。

(三)组建艺人团队

人是生产方式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生产方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体。在现代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前往沿海或发达城市务工,不管是在马岩村还是云舍村,村庄空心化、农户兼业化、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传统舀纸工艺的传承在当代发生断层。要实现舀纸工艺的传承,前提必须是充分运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将现有造纸艺人进行整合,组建艺人团队,制定传承人权益保障机制。鼓励更多年轻一代学习舀纸工艺,同时将舀纸工艺进行创新。例如,可尝试将舀纸工艺融入民俗文化表演中,以艺术形式展现传统舀纸工艺的文化内涵,将这门过去与土家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方式转化为精神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四)建立发展基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

的、高投入、公益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可靠的运作资金作保障,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资金保障机制。除各级政府部门划拨的专项建设资金外,还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如社会捐赠、发行彩票等。通过设立专项保护与发展基金,用于造纸场域和设备的修缮与维护,传承人的利益保障,研究、宣传、档案建立及工艺创新等各方面,由文化主管部门、旅游局、村委会、艺人及村民代表组成基金委员会,全权负责基金的筹集和使用,让造纸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有“钱”可依和有序进行。

(五) 造纸工艺进教室和会议

造纸工艺对于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手工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对其进行保护,首先要得到人们的认知、认识。当前,除乡土之外,造纸工艺蕴含的文化价值与内涵尚未被公众认知,这不失为文化建设的一大遗憾。为此,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必须尽快将造纸工艺形成文本性的有形媒介,并对其进行宣传,可将其纳入中小学相关学科的教学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增强青年一代的文化自豪感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此外,遗产所在区域还可联合铜仁学院、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等科研机构对造纸工艺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展开深入研究,申报相关的科研项目,通过学术交流会、讲座或论坛的途径,大力宣传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形式、如何挖掘、保护、弘扬,广泛调动大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努力在少数民族地区营造一种挖掘、保护、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六) 因地制宜编制保护法规

立法保护是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主要做法,如今,世界上已有逾50个国家以知识产权法的形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实践证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保护是较为有效的手

段之一。我国于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但是,这部法律仅仅是从大方向上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概述,具体的操作还需做深入的探讨。在借鉴国内外已有法规的基础上,铜仁市政府部门需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省政府颁布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因地制宜编制适宜本区域造纸工艺保护与传承的地方性规章,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积极为开展非物质遗产进行保护的法律法规研究、起草、制定工作献计献策,让造纸工艺这门具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的传统手工艺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制度或法律保障。

四、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性文化工作,任重而道远。铜仁市马岩村和江口县云舍村地处偏远封闭的西部山区,数百年来较好地保存和传承了特具民族性和区域性的造纸工艺,这种工艺与土家居民的生产生活结下了紧密的关系,反映了黔东北土家民族的质朴、勤劳与智慧。然而,受人类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以及造纸工艺自身存在的效益限制,使它的保护与传承陷入了深沉危机。两个土家族村落的传统造纸工艺的保护与发展现状折射出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偏远区域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挖掘、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尴尬境遇。我们必须认识和重视传统造纸工艺的历史文化价值,从地方实际出发,多维度采取有效措施,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规章制度,坚持以“抢救第一、保护为主、传承发展、合理利用”的指导方针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际”的工作原则。如此,势必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造纸工艺诸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现有效保护与传承。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 造纸工艺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造纸工艺,农户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从事这门手工艺,生产产品满足区域需求。铜仁市碧江区的马岩村和江口县的云舍村属传统的土家族村落,民俗文化浓重,过去造纸规模庞大,现存工艺和设备完整,对于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1] 巴桑吉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对策[J]. 商业文化, 2009, (31).

[2] 孙克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进展[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12, 27(4).

[3] 费安玲.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J]. 江西社会科学, 2006.5.

[4] 严新, 卡吾赛尔·沙力. 对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J].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2008(4).

[5] 程颖. 非物质文化遗产桃花坞年画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J].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04).

[6] 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Study on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Scooping Paper Process
in Ma Yan and Yun She Cottages of Tongren City

GONG Xing¹, LIU Jian², ZHANG Xiao-lu³, REN Hong-qing²

(1. Qianjin Law Firm, Tongren, Guizhou 554300; 2. Department of Leg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Tongren College, Tongren, Guizhou 5543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has drawn much concern in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Scooping paper technology, as a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 its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is now a pressing and continuous process, should meet the overall trend and demand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Therefore, its essence must be deeply understood and its features must be highlighted.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cooping the Paper Proces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89页)

[2][4][10] 阿卓哈布,王万金.凉山风景独好[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3,31,33.

[3][11][12] 张泽洪.近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述论[J].宗教学研究,2001,2.

[5][6][7][14][15][16][17] 马学良.国际彝学研究小史[J/OL]. <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2646>.

[8][9] 朱文旭.彝文古籍及其研究价值[J].兰州学刊,2012,5.

[13] 列来拉杜.彝族服饰资本化的语境[J/OL].<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401811-1.htm>.

[18][20] 彭文斌.[美]斯蒂文·郝瑞.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教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0.

[19] 王菊.斯蒂文·郝瑞的中国西南彝族研究[J].思想战线,2009,5.

Simple Discussion on the Introduction of Yi and Yi's Culture in Liangshan District to the World

CHEN Huai-zhi, WU Xiao-feng, DUAN Li, YANG Hong, GAO Lv-b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Yi is on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siding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and has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Owing to the historic, geographic and social factors, there are more traditional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Yi's culture in Liangshan district. Because of the same reasons, Liangshan and Yi in Liangshan remain mysterious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less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m. The situation hasn't changed until after th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Yi; Liangshan; Culture; Introduc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责任编辑:周锦鹤)